

宋本十三經註疏

附校勘記

春秋穀梁傳注
疏附校勘記

丁仁煒署檢



光緒甲辰季秋影阮
氏文選樓原刻本遵
殿本重校附校勘記
點石齋印書局發行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

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其傳則士勛疏稱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則當爲穀梁子所自作徐彥公羊傳疏又稱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毋生乃著竹帛題其親師故曰公羊傳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傳則當爲傳其學者所作案公羊傳定公卽位一條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詁以爲後師案此注在隱公十一年所引子沈子條下此傳定公卽位一條亦稱沈子曰公羊穀梁既同師子夏不應及見後師又初獻六羽一條稱穀梁子曰傳既穀梁自作不應自引已說且此條又引尸子曰尸佞爲商鞅之師鞅既誅佞逃於蜀其人亦在穀梁後不應預爲引據疑徐彥之言爲得其實但誰著於竹帛則不可考耳漢書藝文志載公羊穀梁二家經十一卷傳亦各十一卷則經傳初亦別編范甯集解乃併經注之疑卽甯之所合定公元年春王三月一條發傳於春王二字之下以三月別屬下文頗疑其割裂然考劉向說苑稱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向受穀梁春秋知穀梁經文以春王二字別爲一節故向有此讀至公觀魚于棠一條葬桓王一條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一條曹伯廬卒于師一條天王殺其弟佞夫一條皆冠以傳曰字惟桓王一條與左傳合餘皆不知所引何傳疑甯以傳附經之時每條皆冠以傳曰字如鄭元王弼之易有彖曰象曰之例後傳寫者刪之此五條其削除未盡者也甯注本十二卷以兼載門生故吏子弟之說各列其名故曰集解晉書本傳稱甯此書爲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今考書中乃多引邈注未詳其故又自序有商略名例之句疏稱甯別有略例百餘條此本不載然注中時有傳例曰字或士勛割裂其文散入注疏中歟士勛始末不可考孔穎達左傳正義序稱與故四門博士楊士勛參定則亦貞觀中人其書不及穎達書之賅洽然諸儒言左傳者多言公穀者少既乏憑藉之資又左傳成於衆手此書出於此人復鮮佐助之力詳略殊觀固其宜也其疏長狄翬見於賦一條連綴

於身橫九畝句下與注相離蓋邢昺刊正之時又多失其原第亦不盡士勛之舊矣

春秋穀梁傳注疏按勘記序

阮元撰盧宣旬敬錄

大藝論云穀梁善于經豈以其親炙於子夏所傳爲得其實與公羊同師子夏而鄭氏起廢疾則以穀梁爲近孔子公羊爲六國時人又云傳有先後然則穀梁實先於公羊矣今觀其書非出一人之手如隱五年桓六年竝引尸子說者謂卽尸佼校爲秦相商鞅客鞅被刑後遂亡逃入蜀而預爲徵引必無是事或傳中所言者非尸佼也自漢宣帝善穀梁於是千秋之學起劉向之善存若更始唐固應信孔衍徐乾皆治其學而范甯以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著爲集解晉書范甯云徐邈復爲之注世亦偶之似徐在范後而書中乃引邈注一十有七可知邈成書於前范甯得以括拾也讀釋文所列經解傳述人亦可得其後先矣漢志經傳各自爲帙今所傳本未審合併於何時也集解則經傳竝釋豈卽范氏之所合與范注援漢魏晉各家之說甚詳唐楊士勛疏分肌學理爲穀梁學者未有能遇之者也但晉承魯魚紛綸錯出學者慮焉康熙間長洲何焯者焯之弟其所據宋槧經注殘本宋單疏殘本竝希世之珍雖殘編斷簡亦足寶貴元曾按錄今更屬元和生員李統合唐石經元版注疏本及闕本監本毛本以按宋十行本之譌元復定其是非成穀梁注疏按勘記十卷釋文按勘記一卷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單經本

唐石經

凡十二卷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曰臺臨定哀四公卷朱梁補刻義大所金石文跋尾曰龔公篇朱梁重刻成公篇重刻者居其半借公篇亦假後來重刻却不遺厥字炎武謂昭定哀三卷亦朱梁補刻則考之未審矣

經注本

宋槧殘本

余仁仲萬卷堂藏本兼載釋文宣公以前缺自宣公以後分卷與石經合今據何焯校本

單疏本

鈔宋殘本

章丘李中麓藏文公以前缺自文公以後分卷亦與石經合亦據何焯校本

注疏本

元本

亦據何焯校本

十行本 凡二十卷圖監毛三本同又何盛所記諸舊本尙有南監本一種今案南監本卽十行本故不別出

圖本

監本

毛本

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注疏序

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釋文

春秋穀梁傳序 釋曰此題諸本文多不同晉宋古文多春秋穀梁傳序俗本亦有直云穀梁傳序者然春秋是此書

依上題焉此序大畧凡有三段第一段自周道衰微莫善於春秋仲尼既失序居上者無所隱終之意夫聖哲在上

必求致宜而直臣良史充施有政故能自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淫人懼焉淫人懼焉淫人懼焉淫人懼焉淫人懼焉淫人懼焉淫人懼焉

動情致宜九有之存唯察與變八表之格或或戎戎仲尼既失序居上者無所隱終之意夫聖哲在上

第二自春秋之傳有三重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己釋三傳所起及是非謂無文師既不輔道非等廢左氏者左丘明與

林之書異端競起運有鄒氏史氏左氏傳故曰左氏傳其傳之者有張者賈誼張禹翟方進賈逵服虔之徒漢武帝置五經

博士左氏不傳立於學官至平帝時王莽輔政方始得立公羊子名高齊人受經於漢帝翟方進賈逵服虔之徒漢武帝置五經

經作傳故曰公羊傳其傳之者有胡毋子都董仲舒嚴彭祖之類其傳博士盛於漢帝翟方進賈逵服虔之徒漢武帝置五經

帝好穀梁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是也公羊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是也公羊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是也

序文自具第三自升平之末盡穀梁傳業歸釋子名號字義并序與解之類是也公羊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是也

父名也長子名泰字伯倫中子名雍字仲倫小子名凱字季倫其從弟則注云謂曰是也言先君則父注是也

為魯例一百餘條是也其春秋及經傳之名在使制釋謂之序者序也經傳之旨并明已注作之意也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也乾其連反天禮壞樂崩莫倫攸數也攸丁故反之反美常倫理也故逆篡盜者國有也

蓋空初惠反淫縱破義者比肩也注殺音周至此肩也印追周代故曰後云周道衰陵而作故序先述周來也指衰極言

爾雅之取也世也知者則周維則失道名器未失詩簡入雅平王東遷之後天子同於國陰政教所由廢及郊說仲尼

之則不相之世也知者則周維則失道名器未失詩簡入雅平王東遷之後天子同於國陰政教所由廢及郊說仲尼

故常道所以也試謂臣試君逆謂子賦父篡謂以庶等正盜即衰四年傳云春秋有俗之禮樂崩壞是以妖災因費而作

疾故喪二十八年左傳云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是也謂之七曜者日月五星皆照天下故謂之七曜五星者即東方歲

皇南方變遷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是也云川岳崩竭者謂周語云訓王之時川震伯陽父曰昔伊洛竭而冀

亡河竭而商亡岳是山之類即梁山沙鹿崩是也云鬼神荒厲者謂周語云訓王之時川震伯陽父曰昔伊洛竭而冀

制致宗廟之災即西宮新宮災是也今以為鬼神為之也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焉反此所引皆詩篇名谷風

即語語云杜伯射宣王於落左傳云伯有之鬼為厲是也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焉反此所引皆詩篇名谷風

皆小雅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典風反音戶風方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

路塞則白駒之詩賦詩至小雅廢卷而感感詩簡春秋是也云小弁之刺作者小弁詩小雅周幽王廢太子宜白駒

大子之傳作詩以刺之云桑扈之諷典與者桑扈亦詩小雅刺幽王君臣上下勤無禮文焉故作是詩以諷之云谷風之篇

奏者谷風刺其人刺其君無德故欲辭內之人得弓之怨彰者角弓詩小雅風俗衰壞故作是詩以刺之言奏猶此詩

與上故作不異但述作之體賦詩賦者白駒詩小雅宣王之末不能任賢致使賢人棄白駒而去也此引詩之次先云

影顯故云角弓之怨彰云白駒之詩賦者白駒詩小雅宣王之末不能任賢致使賢人棄白駒而去也此引詩之次先云

小弁後言白駒者以父子是人倫之端首六親之莫大故先言之其次則有君臣若君臣禮廢則上下無序故次桑扈夫

庸者生氏之本皇家之原欲見疑近及遠故夫婦先九候是以谷風在角弓之上白駒是賢人棄君又非親故次桑扈夫

王之或當隨使而言更無次第之例知者白駒是宣天垂象見吉凶偏反見賢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孟反增情

德政天垂至德政曰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成象則日月之麗成形則山川之形見日月凶者即上為七曜為之盈

亦是天變為之故揚言垂象以包之云聖者訓紀成敗者謂若春秋聖人食星隕山崩地震記災錄異也蓋誨爾諄諄聽我

善惡褒貶等皆所以示勸懲成敗之原存亡得失之戒欲使人君戒慎其所行改修德政以消災咎也蓋誨爾諄諄聽我

藐藐藐亡履霜堅冰所由者漸蓋誨爾諄諄聽我初六爻辭象曰履霜堅冰始凝也馴至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

其進至堅冰也引之者取積漸之義也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

今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亂反觀古朱千設而君權喪喪反下陵上替借逼理極替他計反天下蕩

蕩王道盡矣四夷至盡矣曰四夷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下道喪也云交侵者謂交相侵伐也云念我同貫者

城由周以來故附時制幽王云斬伐四國又曰國統卒斬及宣王幽王并為夷狄所敗則此段序意論壹之積漸不直據

春秋之時明矣云幽王見羗平王東遷者周本紀幽王既得褒姒廢申后而黜大子宜臼申換與鄭人及戎伐幽王於

驪山之下盡取周鼎而遷乃與諸侯就申太子宜臼是為平王東遷也禮也天子之舞始設朱于諸侯亦用之是君

子家駒謂昭公曰諸侯之借天子大夫之借諸侯侯又矣公曰吾何德選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于諸侯亦用之是君

之權喪失也云借禮理極者謂借上通下之理至極也據君失權言之是通下以臣陵君是借上或以為直據臣言之理

亦通也云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迺喟然而歎曰又苦怪反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與之者在

者言法度廢壞盡也孔子觀滄海之橫流迺喟然而歎曰又苦怪反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與之者在

已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音泰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又反政化不

足以被羣后也被皮引孟子云當堯之世洪水橫流言不復故道喻百姓散亂似水之橫流今以為滄海是水之大

足於被羣后也被皮引孟子云當堯之世洪水橫流言不復故道喻百姓散亂似水之橫流今以為滄海是水之大

者謂海橫流輪器萬物之... 仲尼自衛反齊... 仲尼之於風詩之中而云... 誠不可列之於雅頌但天子... 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 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

至遊塵○釋曰平王四十九年隱公之元年故曰接乎隱公亦與惠公相接不託始於惠公者以平王之初仍類晉鄭至於末年陵替尤甚惠公非是微弱之初故不託始於惠公隱公與平王相接故因茲以託始也該者備也二儀謂天地言仲尼脩春秋濟羣物同於天地之化育云舉得失以彰黜陟事亦相類謂若葵日書日以表齊桓之功或伐凡伯於時以後代微辭書子以明其惡云明成敗以著勸誡事亦相類謂若葵日書日以表齊桓之功或伐凡伯於時以後明衛侯之惡又定哀之時為無賢伯不屬夷狄不申中國皆是書其章或取以善勸善懲惡云林西施此類細以論三五者於時以備先位上下無序細紀頹廢故曰頹細今仲尼修春秋中國皆是書其章或取以善勸善懲惡云林西施此類細以論三五者於時以備先音三王者欲見三王可以降天神出地祇故云芳風淫秦鬼神不聽故曰遊塵或以為善之顯著者為芳風惡之類碎者為遊塵理亦足通耳但舊解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袁古本反爽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捷直○既彼檢反市朝云范氏別釋如此故兩存之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袁古本反爽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捷直○既彼檢反市朝

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匿女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一字至典也○釋曰言仲尼之脩春秋文致褒貶若紫仲尼一字之褒得名傳竹帛則寵踰華袞之贈若也言華袞則上比王公稱布朝則下方士庶褒貶是也若被片言之貶則辱過市朝之捷直若直八年竹帛則寵踰華袞之贈若也賤必申者謂若吳是東夷可謂賤矣而襄二十九年因季札之賢而進解爵是其中也云義之所抑雖貴必屈者謂若秦衡是卿可謂貴矣而文十二年以其敵晉而略稱名是其屈也云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者舊解若公子豐假桓公之勢匿情於隱可謂非人臣也故隱四年十年皆貶之是不得逃其罪也云信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者舊解若公子豐假桓公不貪逆主之誅滑飾味身不求寵榮之名獨運其通宜十七年著先王之道既弘麟感而來應○麟亦名作麟呂辛反因名春秋是無所隱其名也或以為匿非謂隱通其非便於舊解先王之道既弘麟感而來應○麟亦名作麟呂辛反因

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邪似莫善於春秋○釋曰先王謂文武大先王之道感化而至杜預解左氏以為獲麟而作春秋今范氏以作春秋然後麟至者以麟是神靈之物非聖不臻故論語云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禮器云舟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公羊傳曰麟有王者則至反神契曰禮至鳥獸則麒麟臻是非有明王則五靈不至也當孔子之世周室陵運天下喪亂豈有神靈之物無故而自來明為仲尼脩春秋麟應而至也然則仲尼並脩六藝何故不致諸端者先備而後求遠之徒以為仲尼脩春秋約之以周禮情母致子故獨得麟也或云仲尼脩六藝不可五靈俱來偶然麟應不至也後事備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臧

子即反否音詭又方獲貶殊致○殊致者誠謂事有所善否謂理有所惡以臧否既異故褒貶亦殊謂若隱元年左氏實九反臧否猶善惡也獲貶殊致○殊致者誠謂事有所善否謂理有所惡以臧否既異故褒貶亦殊謂若隱元年左氏實儀父結盟公羊著其起聖僖元年公羊善齊桓存邢故稱師穀梁以為不足乎揚故貶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

之慶二年夫人子氏濟左氏以為桓母公羊以為隱母穀梁以為隱妻是三傳異也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

義華蓋九至義華○孔子既沒諸弟子各攝成一家之言凡為九一曰儒家沛凡五十五家八百

記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也○自守卑躬以自持此八君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歷

一謀而四益其所長也○三曰陳陽家流凡三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蓋出於義和之官歌順昊天曆日月星辰敬授

民時此其所長也及均者為之則幸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也○四曰法家流凡十家二百一十七篇蓋出於

理官信實必窮以繩墨制易曰先王以明罰勅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仁愛專任刑法也○五曰名家流

凡七家三十六篇蓋出於六家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仁愛專任刑法也○五曰名家流

所長也○六曰墨家流凡六家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仁愛專任刑法也○五曰名家流

上賢宗祀殿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李視天下是以上同及裁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

而不知別親疏七日穢橫家流凡十二家百七篇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則尚詐毀而棄其信入曰雜家流凡二十四家

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墨制宜受命不受際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尚詐毀而棄其信入曰雜家流凡二十四家

四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農桑以足衣食故入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

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農桑以足衣食故入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

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梓上下之序也此九家之所皆起於王道幾微諸侯政各引一端樂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於

諸侯云微言隱者仲尼役而微言絕故云隱也云異端起而大義乖者謂同說儒家三傳各異俱速應吉而理味有殊也

微言絕大義乖亦藝文志文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鬻音育文公納幣為用禮殺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

李奇云隱微不顯之言也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鬻音育文公納幣為用禮殺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

為內惡○糾居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祭側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

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

神器可得而闕也○闕本又作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嫡丁歷反本若此之類傷教善義不可強通者也

強其○強其左氏至者也○釋曰鬻拳兵諫在莊十九年文公納幣在文二年衛輒拒父在
丈反○丈反衰二年不納子糾在莊九年祭仲廢君在桓十一年妾母解夫人在隱二年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
理反○當丁浪夫至富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
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舍以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凡傳至

釋曰三傳殊異皆以通經為主當者謂中於道也言聖人之經以必中為理其理既中計無差二而三傳殊說故范氏言
不得不得善而從之云三傳殊說者若隱二年子氏之說僖八年用致夫夫人之說也擇善而從之季桓之遇鄒子注云
左氏近合人情是也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謂若子糾衛輒范氏注別起異端季子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古
藉刃注云傳或失之天子六師方伯一軍示以幾濟南季之聘傳言非正范所不取是也
反○反各信所習是非紛錯○錯七準裁靡定○裁在代反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梁分爭之說○父子異同謂劉向好穀梁
梁其居反闕名漢宣帝時使諸儒講論廢興由於好惡○好呼報反盛衰繼之辨○辨字音云兩或作訥乃骨反字訛也
論同異於石渠閣也分爭爭鬪之爭○爭音同廢興由於好惡○好呼報反盛衰繼之辨○辨字音云兩或作訥乃骨反字訛也
蓋非道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猶美望也云各信所習是非紛錯者若真誼劉歆之甄服虔鄭眾之徒皆說左

氏之美不謂二傳之得也云父子異同之論者若劉向注意穀梁子故專稱左氏是其異也謂晁伯父子及陳元父子皆
習左氏不學二傳是其同也或辨異同欲專立左氏而書大常通儒不從反為辨辨陳元上疏論二傳之短亦陳元子
云天孫石渠校文之處分爭者若劉向父子而書大常通儒不從反為辨辨陳元上疏論二傳之短亦陳元子
是也云穀梁由好惡者若景帝好公羊師董仲舒有才辨穀梁師江翁性兩公羊於是大典穀梁采兩說其後魯人樂廣善穀梁
稱之辨者若武帝時公羊師董仲舒有才辨穀梁師江翁性兩公羊於是大典穀梁采兩說其後魯人樂廣善穀梁
與公羊師董仲舒論大義孟孟教至窮屈穀梁於是又與公羊師還復穀梁息道有升降在乎其人不復論其得失故云可數
也息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左氏無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左氏至已矣。釋曰左氏明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屬辭比事
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疏有可依據楊子以爲品藻范氏以爲富麗墨者文辭可美而

稱也云其失也巫者謂多欲鬼神之事預言禍福之期申生也託狐突苛餓死不受舍伯氏以爲富麗范氏以爲富麗墨者文辭可美而
統者謂常義通若論隱公之小惠處神之中知是也云其失也託狐突苛餓死不受舍伯氏以爲富麗范氏以爲富麗墨者文辭可美而
謂才辯而執者謂詞事分明說詞善能說論者顯元年五始益備三稱美惡不擇同辭貴賤不嫌同說也是也置辭以爲裁
而已矣者三傳難說春秋各有長短明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反。香方元顛駕子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
非贖年所能精究故要以沒身爲限也。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
子姪。姪徒節反字林文一反。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
○近附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與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疏曰此卷氏言已注
近之也升平者晉之年號或謂大梁是十二次名也先君謂肅之父也門生同門後生故吏謂昔日君臣江
送之意也升平者晉之年號或謂大梁是十二次名也先君謂肅之父也門生同門後生故吏謂昔日君臣江
徐之屬是也兄弟子姪即即歎雍秦之等是也六籍者謂易詩書禮樂春秋也服杜者即服虔杜預也何嚴者即何休
嚴彭祖也近十家者謂管已來注穀梁者有尹更始唐周廣信孔穎達程嗣仙民餘乾劉焯胡鈞之等故曰近十家
也范不云注二傳得失直言注穀梁膚淺末學言舊解以爲服杜何嚴皆深於義理不可復加故不論之以注穀梁者皆
不經師匠故偏論之或當於是乃商略名例數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大山其顛。吳天胡老反詩云欲
方便注穀梁故言其短也於是乃商略名例數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大山其顛。吳天胡老反詩云欲
作吳亡。匍匐墓次死亡無日。○匍音蒲又音扶。從弟彫落。○從才。二子泯沒。○泯忘忽。天寶喪子。○喪息。何痛如之今撰諸子
巾反。匍匐墓次死亡無日。○匍音蒲又音扶。從弟彫落。○從才。二子泯沒。○泯忘忽。天寶喪子。○喪息。何痛如之今撰諸子
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墜直。從弟彫落。○從才。二子泯沒。○泯忘忽。天寶喪子。○喪息。何痛如之今撰諸子
之言各記其姓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於是至集解。釋曰商略名例者即范氏別爲善例百餘條是也言昊天者
撒弓文也集解者撰集諸子之言以爲解故曰。○於是至集解。釋曰商略名例者即范氏別爲善例百餘條是也言昊天者
集解杜預云集解者謂集解經傳與此異也。

撒弓文也集解者撰集諸子之言以爲解故曰。○於是至集解。釋曰商略名例者即范氏別爲善例百餘條是也言昊天者
集解杜預云集解者謂集解經傳與此異也。

牒奉

勅國家欽崇儒術啓迪化源眷六籍之垂文實百王之取法著於緗素皎若丹青乃有前脩詮其奧義爲之疏釋播厥方來頗索隱於微言用擊蒙於後學流傳既久譌舛遂多爰命校讎俾從刊正歷歲時而盡瘁探簡策以惟精載嘉稽古之功允助好文之理宜從雕印以廣頒行牒至准
勅故牒

景德二年六月

日牒

工部侍郎叅知政事馮

兵部侍郎叅知政事王

兵部侍郎平章事寇

吏部侍郎平章事畢

以行小惠曰小道也弟先於兄是窮天倫伯夷為世子其父故謂之小道至於大則伯夷則越禮之高以典周室不可以常人辦之

仁而得仁故以為善今體公上奉天王之命下承其父之託父姓有歸四鄰所與苟預先君之邦國人立其中子可謂求

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未履居正之道及者何內為志焉爾魯也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謂師附庸

也謂不書日也穀梁皆以日月為例他皆放此不日人資反不及者至也釋曰此云及傳云外為主焉則下六年公

會齊侯盟于艾亦外為主公及我盟于齊亦外為主無外內之意則故稱辨彼我之情也案齊侯使父則以父為名此

信也謂善其結信費而字之傳又云不日其盟論也經傳者以春秋之例諸侯卒例名經于齊亦外為主無外內之意則故稱辨彼我之情也案齊侯使父則以父為名此

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彼皆書日之例者以非例不日今承其事可知矣萬言盟盟也左氏惟大夫聖俯撰而或詳

其結信於魯故以字配之不日者皆書日之例者以非例不日今承其事可知矣萬言盟盟也左氏惟大夫聖俯撰而或詳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而月之章鄭地也鄭者必深故名注其段有至鄭地也范云討賊例時也四年九月鄭人殺祝吁於濮傳曰

自恣故諱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緩慢也此云鄭者必深故諱而月之彼祝吁以二月試君衛人不能即討祝吁於濮傳曰

徒殺也言鄭伯能殺則人不能殺我矣知長聚注云唯國君能殺之者段藉弟弟之權乘先君之寵得眾人之情遂行

試君之力言鄭伯能殺則人不能殺我矣知長聚注云唯國君能殺之者段藉弟弟之權乘先君之寵得眾人之情遂行

實謂之柄言鄭伯能殺則人不能殺我矣知長聚注云唯國君能殺之者段藉弟弟之權乘先君之寵得眾人之情遂行

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母弟同母弟也民亦以段為罪伯之弟故此傳亦同之善無以為君子申生傳曰目言侯斥

殺惡首侯也宋公殺世子無明解同例可知故范云之罪伯之弟故此傳亦同之善無以為君子申生傳曰目言侯斥

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段段而甚鄭伯也弟甚鄭伯謂君子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段段而甚鄭伯也弟甚鄭伯謂君子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段段而甚鄭伯也弟甚鄭伯謂君子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段段而甚鄭伯也弟甚鄭伯謂君子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段奔走乃至於郢去已遠矣如伯庸追段之何以異於探其母懷
注段奔走其地○釋曰魯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
申傳曰稱地讓之也明此類也亦是講耳然則為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臣子之道所紀在已故可以

申傳曰稱地讓之也明此類也亦是講耳然則為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臣子之道所紀在已故可以